

南洋周刊

南洋周刊



1946年 1-17 卷17第 目錄

中華民國卅五年九月七日出版

復刊辭

卷頭語	鬥爭與互助	編者
時事解剖		記者
論文	龍巖——未來南中國的開濶	山人
	略談華僑教育	金戈
	以草爲糧可療饑饉	歐陽雪峯
	馬來亞米荒的檢討	秋天
戰後的詩評	(北島通訊)	姚景水
世界之窗——報紙		湯桐霖 布金孫 原著 C影譯
漫畫	如何是好	石山
	比較	林晨
南遊斷片	(繪畫)	鄭光漢
文藝	是一次死的嘗試	怒吼
	在山芭住	李綉鳳
	不是情書	稚
	唐姐的一生	潘君義
	陳人傑	黎黎
詩	憶變	松山
	敬和胡遺生先生榴蓮原詞	老庚
	獻給母親	王孫
	戈林的軼聞	笨漢譯
雜俎	史丹林的生活	
	史丹林的太太	
	幽默拉什篇	

632886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每 價 立 半 角 售 每 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夫掠日全戰設機製以本
散奪寇被時備械版前社

現在購置
美國大型修版機
德國全整色製版機
英國炭精照相燈
紙模複製鉛版機
粗細網目版等
選料精製
銅銻電版·美術徽章
黃銅招牌·紙模鉛版
商業攝影·圖畫設計
凹凸鋼印·幻燈片等

專門服務
南洋製版有專門之
設計技術人材，以及
新式製版各種機械，
對於一切銅銻電版，
多色網目版等，製作均
以最新最善之方法從事
，是故出品優越，尤稱
獨步，各商號，社團，
學校，出版社，印刷界，
及廣告家，請來嘗試，便
知南洋製版服務之完善。

南洋製版
樓二報商洋南
接轉一四九三話電

最受精明服者所推許的：

黃少瑜戒煙丸

·大三·
特點

- (一) 不含毒質斷癮迅速
- (二) 戒治期間毫無痛苦
- (三) 戒癮之後見烟自厭

本戒煙丸成份珍貴，功效迅速，信譽卓著，無論新染或久年老癮，均可戒除，斷癮極速，斷癮之後見烟自厭，且能補益身體，戒後面紅肉潤，健康立見。

備有優待
社團介紹
辦法詳章
函索即寄
總發行所：
新加坡羅敏申律
八十四號二樓
康寧大藥房
●電話七二一七號

註冊商標 **黃少瑜**

好來藥膏 止癢殺菌 去腐生肌
菓汁瀉水 去積通便 解熱良藥
眼藥水 消炎解毒 去翳止瀉
紅藥水 刀傷燙傷 止血消毒

▲四種家庭良藥各埠藥店均售▼

商業幻燈·美術設計

新加坡馬六甲街三號二樓
華商廣告公司
COMMERCIAL ADVERTISING SERVICES
— 〇七四三話電 —

五彩印件

影片宣傳

報廣廣告·電版圖

復刊辭

當瘋狂的敵寇在太平洋掀起了如山的波濤，戰禍蔓延於東南亞，隨着敵人的鐵蹄即踏遍南洋各地。這時期被摧殘的當然不僅是文化事業而已，但文化事業却

被破壞得最乾淨。曾幾何時，敵人戰敗了，投降了，曾經被摧殘的一切，在新時代中露出新的面目了，勝利使我們回復原有的活力，往事則使我們加深一重認識。亂後浩淼，恍同隔世，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一切似乎皆須從頭做起；因為由敵人手抄回來的社會是多麼污濁與破碎啊！一切非從頭做起不可！

現在，新的世界已開始在蛻變，人們正在努力收拾黑暗的殘局，在着手找尋光明的出路。此去固然還需要重新披荊，還需要含辛茹苦，但大家心裏却已明白了只要肯向前走去，路是有的，走得通的，只要大家肯向前走去。

卷頭語

鬥爭與互助

「復達爾文而起的進化論者謂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故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為妙。」——錄自父實業計劃中語

今日世界文明進化的動態，有兩個不同的場面，一個是要求鬥爭，又一個是期待互助；一面是致力在破壞，另一面是在追求建設。就在這兩個不同的場面之中，一切罪孽與功德，幸福與災害，乃得以在現實的社會上循環往復，擾攘不休。法西斯主義者以一念之差，構成了人類一舉空前無比的慘劇。由是觀之，人為的禍福是多麼地可怕啊！

當物質文明如怒馬脫韁，如川壘堤決地奔騰澎湃於利害的權奪中時，如果精神文明沒法制止其危機，人為的禍福便將因之而決定。「威震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從前我國的史論家也早就有過這一類論斷了。

抗戰勝利以後，人民眼巴巴等着要做一等強國的國民，大家渴望着自由民主能早日實現。然而內亂驟起，兵連禍結，未來圖運的進趨，顯然已劃出了兩條途徑，一條是實行破壞的，又一條則是在謀為建設，兩者愈對立，競爭的形勢必然愈加劇烈。人們在競爭的氛圍裏每每容易為意識所乘，有時會彼此閉「塞」為難，不為「牛後」甚，於把理性完全淹沒了。有了這種現狀，不管大家的目的如何，手段如何，如果一味惟競爭是務，相信其發展的情勢亦只有增加危險與紛亂而已。

我們認為破壞固然不好，惟競爭是務的建設也未可為是。項羽的一把火雖然可將秦代罪惡的產物燒燬痛快，但古語不盡說於秦而歸於羽，前人已評其罪。反之，若昧於競爭

則正和新從民權場中收拾回來的現社會一樣，也正是面對着種種艱鉅，在期待着人們來共同建設與共同改進的。我們這遠過去，檢討現在，瞻望未來，不免也有着種種感念，我們也要在人們的重新予以認識之下從頭做起，和大家在同一條光明的路上取勝，向前走去。

想當年，馬來亞尚未淪陷，華僑社會的文化工作，也曾有過相當的活躍，文化事業也曾改良進步中引起一般人的重視與愛護。在光復後的今日，對於文化前途，相信人們必然會寄予更大的期望。然則今日文化的繁榮固當使其在人們的新的注視中有所表現，為了這一點，文化工作者自非格外努力不可。

鑒於大時代的潮流在洶湧澎湃，人類果能發揮運用其新生的活力，一切被重新開闢了的現實與理想，必能如風之吹，如水之流，不期然而然地匯成一注新的動力。全世界人民將在加速文明進化與增進自由平等的行程中把思潮與動向逐漸調和統一起來，未來的世界，無疑地已經具備了足堪為全人類共同嚮往的理想輪廓了。就在理想的輪廓之下，人類即將把一切改造起來，建設起來，讓我們和海外的僑胞順着大時代的潮流，依着新世界的輪廓，也來一番格外的努力吧！

性的建設，好大喜功，專權擅政，往往也會招致亂萌。故惟有發揮互助的精神，始可以達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始能有和平建設可言。

競爭是戰鬥的哲學，互助是和平的聖典。人類進化的過程中需要競爭，也需要壓制競爭。但進化的促成，則須依賴互助而不能擺脫互助。

國父有言：「中國人經受數世紀之壓迫，現已覺醒，將起而隨世界之進步。現已在行程中矣，其將為戰爭而結合乎，抑為和平而結合乎？」使國父仍健在，鑒於今日內亂之劇烈，正不知對此抗戰勝利後之中國，又將生出了怎樣的一種感慨哩！

然則目前的環境中，到底該破壞好嗎？還是建設好呢？目前中國的人民到底是需要鬥爭呢？還是需要互助呢？我想凡是稍有理性的，都會肯定地說：「我們要互助，我們需要建設！」那麼，我們應該怎樣來促進互助與建設呢？我想，第一，我們要摧毀那激動破壞的鬥爭的與獸性的理論，建立互助的建設的新文化，讓新生的祖國在和平統一中長大起來，讓大家都為和平而結合。末了，我們更認為今日的文化工作者必須認清革命的目的是要實現全民政治，不是要一黨專政或一個階級專政。

大戲院

今天 三時一劇 七時一劇 九時一劇

天隔後最

中國空前 偵探秘密 驚險離奇 國語鉅片

徐欣夫 名聞特別 全國微電影 劇壇紅人 上銀幕

美人 美兮其人！ 險哉其心！

一個女人之虛玄 全得如城大敵！

後天 獻映 劇情曲折 感動

意中人 主演 周曼華 梅熹

消魂處：入彀者之 國無如此 消魂！

不表示：周曼華 梅熹 亦無如此 生離死別 凄惻！

正庄俄羅斯各種良藥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1) 補腎丸	(2) 姊妹丸	(3) 止咳丸	(4) 肺癆丸	(5) 遺精丸	(6) 白濁丸	(7) 清毒丸	(8) 血毒丸	(9) 風濕丸	(10) 耳聾丸	(11) 補腦丸	(12) 強腎膏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每盒二元

大坡牛車水大馬路二七五號

(大東藥行代)

錦祥棧

茶藝武牌正

原庄 小種 一等 名色 原庄

品佳禮送·節佳秋中

振業木器公司

星洲小坡二馬路二六二號及二二八號電話二九〇六

時事解剖

馬特使六上枯嶺

我國政治大局，在邊疆邊打，談話打，和不痛不癢，又痛又癢的形勢下，換過了許多個月，和平的傳說，希望的曙光，沉重的僵局，和緊張的趨勢，好似走馬燈般，不斷的在國人眼前轉動着，旋轉得老百姓頭暈眼花，目眩口呆，不知所措，而且連連累得馬特使和司徒大使這兩位老頭兒，疲於奔命，啼笑皆非，老百姓對於誰是誰非，也已看個明白，清清楚楚，苦悶也嘆了十足，但是老百姓始終忍耐着，好似在抗戰期中一般，忍受着變化的耐着心，等待着「最後勝利」的降臨，不過，對外抗戰時，老百姓苦等「最後勝利」八個年頭，他們是心甘情愿的，假使說為了國內和平安定的「最後勝利」，也等上八個年頭，老百姓是不會再甘心再等了。

自從馬特使和司徒大使聯合聲明「調解失敗」後，誰說和平好似絕望了，而且戰鼓敲得更緊了。據華方不願承認的說法，雙方並非不願言歸於好，問題是在討價還價的爭持不下，這種說法，和平未必無望，前月廿日馬特使六登嶺，而且傳說「和平工作已獲進展」，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實質的進步，從此一戰風順的進步下去，使我國的政局獲得一個大解決，照理講：馬特使司徒大使聯合聲明失敗後，居然繼續努力，而且還獲得進步，這一切的好轉，應該不是空虛的吧！

誠如我出席巴黎和會代表郭泰祺氏所說：「……爭取和平，亦須出以耐心，……實在的，對外抗戰，爭取勝利固屬難，對內爭取和平，也不易，或許更難，因為中國的人太多，土地太廣，政治問題太複雜，而且民國卅五年來，種種劣根性太深了，一時不易糾正和根除，所以問題的解決難而且久，假使在這種場合中，國人不能忍耐，而且重復起來，不但無補於大局，而且會使局勢愈趨愈惡。」

綜觀這天大的局勢，中共的過激宣傳，似乎已趨於和緩，宣傳戰往往在軍事行動的先鋒，宣傳戰的和緩，許是軍事行動的趨緩，如此大戰未必就爆發，祝望枯嶺這個消滅的處地，一變而為中國和平歷史上一個不朽的「和平發祥地」。

動員進攻呢？還是自衛？

自從兩位和事老宣佈調解失敗後，黃河南北的戰火，顯得更加狂烈的蔓延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十七日「新華武力」的社論，向整個共軍佔領區呼籲動員，雖然是一篇「宜戰宜守」，當然，新華日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是延安的刊物，這篇社論對共產黨佔領區，尤其是一部分新求和平的老百姓，更加覺得憤慨萬狀。

可是這篇社論發表後的軍事形勢怎樣呢？大問題危矣，但共軍一再受挫，危局已緩，隨海東段共軍又大敗，蘇北軍軍被圍後，國軍克復了仰伯，城內共軍都作了俘虜，國軍同時收復魯西的延安，察哈爾的張家口，克復了承德，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宣佈：京滬一帶安全可以確保，隨海路東段，共軍聚集數十萬眾，可望不久將之殲滅，於是軍事局勢為之一變，國軍在各方顯赫得相當進展，共方宣傳口吻隨着也改變了，各方的中共發言人，都否認新華日報「新華武力」的社論，呼籲，並不是武裝動員，更不是宜戰，中共代發言人王炳南更以和緩的口氣說：「這是自衛」的表現；不管他是「動員」或「自衛」，總之中共這一威脅，在行家看來，是很空洞的，假如中共不承認這話，那末，中共的「新華武力」的背後，必然有恃無恐。否則，以目前中共的武裝部隊言，欲發動全面的大規模地戰，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共一定要這般說，除了調動所有中共正規部隊外，惟有強迫各方中共佔領區的老百姓，替他衝鋒陷陣，讓流亡江南的華北難民說，中共佔領區中所有壯丁，不及逃亡的難全被徵去，加以一兩星期的訓練，就發給槍枝，調上前線，尤其是開政區，能徵集的任务，多數由這批農民壯丁擔任，據國軍軍官說：他們時常發現共軍的先鋒隊都是些未受過作戰訓練的農民，在配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國軍迎頭痛擊之下，死傷慘重，國軍有時不忍再猛烈進剿，後來由於共軍俘虜的供述，才發現這等慘痛現象。根據這一段事實，我們可信共軍要再發動進剿，除去驅使一般農工壯丁送死外，幾乎是不可能的。

由於軍事上的失利，再加上國軍的向延安，張家口和熱河的推進，給予中共極大的威脅，在這種形勢下，所以「新華武力」的動員呼籲，變為了「自衛」。當然，要「自衛」，也必須得「新華武力」，王炳南的解釋並不錯誤，不過，「動員」的目的並不是「自衛」，那是聽不了國人耳目的。以老百姓的立場講，不管誰勝誰負，都是一宗要不得的事，願使毫無訓練的人民上戰場固然是

個悲劇，同胞們自相殘殺，尤其是悲劇中的悲劇，我們希望中共不要再「新華武力」了。假如武力是獲得住的話，德日意不早就成爲今日的世界三強了嗎？這不是武力之不足的新鮮例子嗎？奉勸中共當局，放棄這武力的鬥爭，而改取和平鬥爭吧！和平鬥爭也許比武力鬥爭更有效，信不信由你！

巴黎和會並不和平

巴黎和會已議定了一個月的光陰，實際上並不會談，這一個月的光陰，都消耗在叫罵，明爭暗鬥，甚至大家鬧氣氛。對德和約未成，對蘇聯對小國和約也未成，而且國外生枝的發生許多事件，在會外國際間暗通聲氣的兩方對峙陣線，在會中格外鮮明，每當蘇聯對某一問題爭辯時，立在蘇刀劍鐵錘下的小國，個個搖搖欲墜，甚至也跑上前線，混戰一場，另一集團，每當說，就是美英法和土耳其希臘諸小國。

談起這兩個集團的形成，歷史並不怎麼久，原因也很顯明，蘇聯自勝利以後，就乘勝除威，不斷的擴張所到安全地帶，同時，經濟勢力也隨着深入，波羅的海諸小國等於被併吞了，波蘭在支配之下，巴爾幹諸小國，多數染上了鮮紅的赤色。伊爾的阿塞拜疆問題未決，蘇土條約的廢止，蘇聯海峽管轄權又發生問題，蘇聯邊境的得寸進尺，步步進逼，又何怪美英法發生疑慮，起而抵抗，於是，巴黎和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戰幾月，問題愈急愈多，局勢越趨越嚴重，蘇聯的目的，在迫使美國於外交軍事上退出歐洲，可是結果適得其反，美國不但不退縮，態度愈加強硬，爲美英法對蘇聯，耶爾索和波次坦會議中，對蘇聯警告，對蘇聯尼亞海峽問題，公然反對蘇土共管，蘇聯以爲美國既已在德黑蘭，耶爾索和波次坦會議中，對蘇聯警告，現在對歐洲問題，也將同樣會讓步，誰知道如意算盤打錯了。英國泰晤士報竟稱：「美國態度愈趨愈強，使聯合國國家認爲有公開發表聲明可能。」這未免神經過敏，言之太早，然而惡劣局勢不斷發展下去，實在令人憂懼。

和會外的糾紛事件

英美兩國和蘇聯集團，不但在巴黎和會中，列開對峙陣線，唇舌相戰，在和會外亦復在行動上直接間接相見示威，首先是美英兩事件，發生於美英在波斯尼亞邊境被擊落，美國遂接向兩國致四次通牒，態度強硬，警告如兩國不釋放機中人員，美英就將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這問題，兩國何以會如此大膽，無疑的因爲背後有了靠山，可是這靠山並不怎樣可靠，美國對波斯尼亞的通牒，經過南斯拉夫首相特爾皮奇和英法托夫會商後，在末滿時限之前就接受了，而且特爾皮奇下令各方軍隊以後不得再射擊外國飛機，表面上這是南國的讓步，實際上也是蘇聯對美的退縮，可是美國並不滿意，認爲美南事件，仍未得解決，除一面表示要求南國對美釋放機中人員，須加以厚待和賠償外，似乎表示還保留其他要求，以待後論。

其他更顯明的蘇美對峙，就是蘇聯和尼亞海峽管轄權問題，蘇聯「名正言順」的爭論說：這海峽應由黑海諸國保護，所謂黑海諸國，除土耳其外，不都是蘇聯旗幟下叫喊的角色麼？假如這一個問題能如蘇聯的如意算盤打下去，那末，土耳其就喪失了主權，而無異單獨把持在蘇聯之手，這不但土耳其本身安危所繫，也是整個地中海命運的決定，誠如莫斯科廿日廣播所說：地中海和蘇聯尼亞問題，有關未來的歐洲和平，這一點表示出蘇聯的認識，但是這認識並不徹底，因爲這問題假如如蘇聯的意見做到了，換句話說：蘇聯尼亞人入了蘇聯之手，並控制了地中海，就是歐洲和平的保障麼？我們認爲這不但不是和平的保障，而且會成爲歐洲未來禍亂的引火種。

最近中東情勢和巴爾幹問題的愈趨複雜，以及美英的責難波蘭不遵波次坦協定，履行自由普選，而製造成清一色的蘇維埃政權等，都是美英蘇對峙的問題，而且態度很強硬，而且態度很強硬，美國曾說，蘇聯建和會失敗，也必須對波蘭，同時英國對波蘭表示，如不實行自由普選，英將對波採取經濟制裁步驟，甚至不承認波蘭未來的政府，蘇聯究竟打算怎樣呢？爲兩國事件，已經讓步了，其餘問題怎樣對付，讓步呢？還是堅持到底呢？我們爲歐洲和平担着一把汗，四國外長會議舉行了，這會議能否通過巴黎和會，就要看蘇聯對上述一切問題，怎樣的應付了。

李聞案是「特務」所爲

李聞案是「特務」所爲，破獲了，而且兇手已被執行槍決了，由於這案件，使我們連想到最初發生於東北的張莘夫案件，李聞案件是「特務」的把戲，張莘夫是蘇聯的把戲，是死在蘇軍之手，還是中共之手？張莘夫案已審訊結案，主要兇犯爲共產黨長庚成，其供述案件係共產黨計劃的預謀，係被蘇令所屬特務長率領部下幹出來的事。

據我們所知的，國內所謂「特務」謀殺案，自張莘夫案被破獲後，就繼續不斷的發生多宗「特務」的毆打和暗殺事件，如此說來，「特務」的活動，是中共引誘的，這是中共首先破壞了民主精神，首先造成了暗殺的恐怖情勢，我們反對中共這種行爲，當然，我們也不同情李聞案的行爲，我們希望大家都放棄這種手段，不要殺來殺去，要民主，先從本身做起，空口說白話是沒用的。

龍巖——未來南中國的開鑿

山人

龍巖因僻處閩西，山嶺環繞，交通極阻，所以昔者不甚為人注意。但自抗戰之後，金門廈門，相繼失守，軍政各機關遷移，紛紛移入內地，故龍巖地位日趨重要；又因省府遷駐永安，龍巖成爲閩西交通中樞，一時冠蓋雲集，商賈輻輳，小山城，居然熱鬧繁華起來，儼然有摩登都市之概矣。

教育與工商業，也因而有關係而蓬蓬勃勃，進展極速，中等學校，以前僅有一所省立龍巖師範，生數不過二百餘人；今已增至七校，生徒近二千。除師範外，其餘七校爲省立高級中學，省立高級農業學校，縣立龍巖中學，縣立初級農業學校，私立龍巖東初，私立深究初，公立文聖初等。

工業素以製紙著名，抗戰時期，因爲外洋交通斷絕，捲煙紙業，和捲煙業遂成畸形的發展；計捲煙廠五家，工人二百餘；捲煙廠十餘家，工人四百五十餘人。行銷範圍，不但遍佈全省，且波及於贛南。新興紙業有二家，電力廠有三家，產品有氣機油，漂白粉，苛性鹼，電石，金鋼砂，酒精等。

茲將已開的礦坑地點，數目，歷史，及每日出產斤數，表列於下：

礦坑所在	坑數	開採歷史	每日出產斤數
馬岩嶺脚	十餘	三十餘年	十萬斤以上
馬岩嶺後	五	三十餘年	約三萬斤至四萬斤
麻厝山	五	三十餘年	約一萬餘斤
坪尾	五	三十餘年	約一萬餘斤
背坑	三	三十四年	約一萬餘斤
磁坑	二	三十四年	約四萬餘斤
坑柄	二	百餘年	產量頗豐惟斤數不詳
劉公港(蔣邦)	一	四十五年	約一萬餘斤
荖仔嶺(東山)	一	四十四年	約一萬餘斤
大寮	二	三十四年	約一萬餘斤
牛鼻弄	一	五十六年	數千斤
茶山	二	五十六年	數千斤
天頂	一	五十六年	約二萬餘斤
大坑	六	七十八年	約二萬餘斤
牛坑	二	七十八年	約二萬餘斤
東山	三	二十餘年	約二萬餘斤
媽湖	二	六十餘年	約一萬五千斤

地點	產量	備註
雁石橋	三—四	五十六年 約四萬斤
湖洋原坑	不詳	不詳
王莊	二	五十六年 約一萬餘斤
董邦	四—五	三十四年 約一萬斤
小隔	一	四十五年 約二萬斤
水缸潭	不詳	數千斤(當時達四五萬斤)
外江山社	不詳	不詳
新關嶺	不詳	不詳

略談華僑教育

金戈

教育是一種精神訓練，在物質條件決定之下，發揮其特有的效能。教育應適應社會需求，在可能範圍內，改造社會，而不應傳統不變，依附社會，作有資產者的裝飾品。

從事實方面說
三年半來，失敗的兒童，到處變成街頭的「泰山」。做父母的只有納悶叫苦，今日重見光明，誰都希望各學校能儘量給予容納，把孩子導入洞天去。

過去的準備教育，誰都知道，主要建築在「帶派」等封建勢力上面。其次則由「學店」——「方塊字交易所」來補綴。有錢進來，無錢站開。

公衆的教育。分區設立，求其普遍，質量發展，求其平均；華僑的智識份子，從事灌輸民衆的生活知識，傳播人類的進取精神；應有新的教材與教法，新的認識與經驗。「工以養生，學以保生」的生活教育，還應當當前教育者所容納。

爲了客觀環境限制，教育者，苦於動輒事無功，教育者吃飯者，也只好「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淪陷期中，日寇妄想用文化侵略把「奴化」的毒針，注入我華僑子弟，結果自食其報，曾幾何時，已帶着所謂「皇道精神」，棄人「忠靈塔」去了。可是這習的病毒，還有待於我們的清洗。

今後的教育，應變成兒童一個有健全知識與能力的國民，而不應造就一些只知「賺錢」的「番客」。校長負責制學校經費，不應任意干預學校行政。教師應努力進修，用教學效率以提高自身地位，不應用裙帶關係，或「吹，拍，捧」來鞏固「壟斷」的飯碗。

法西斯帶的喪鐘響了，在現代，民主思想支配了整個世界。誰都希望得到自由幸福，誰都希望掌握絕對戰爭。爲適應今後新的生產關係，自應有新的社會組織產生，同時自應有新的教育制度創立。

今後的教育，應有兩重使命，一需爲祖國復興工作效力；一需以所在地生活作背景，貢獻其技能。一切建築在經濟上面，作爲準備教育的原動力——學校經費，應有合理的統計。用華僑公共的資產，辦理華僑美的事訓練來適應。

世界之窗——報紙

湯姆查布金孫原著
C 彬 譯

我是個新聞記者。我的職務是助理一種雜誌（星期刊）的出版。我得依賴每天出版的各種日報，從報紙上不但可以獲得世界各地的消息而且還可以藉牠們來計劃我每日應做的工作，因此細心閱讀各種報紙尤其是各種星期報是我十二年以來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一個星期之中我得把牠們詳細的閱讀兩三次。然而一個細心閱讀了整整十二年報紙的人有什麼不會發狂之理，除睡眠的時間之外將其他的光陰全都花在報紙的字句上，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在報紙上得到最大的收成應該要有些什麼專門的技術呢？

報紙的立場和目的：假使你想知道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你應該讀報紙——報紙的——而不可單靠看一種報紙之能夠存在的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求利」。就普通一般市民來講，報紙是他們觀察世界的窗戶。我們知道凡是鏡子皆具有令人變相的特質，同樣的，凡是報紙皆具有歪曲事實的特質，這種歪曲的程度要以這家報紙過去的歷史和主編者之個性而定之。一家報紙已往的歷史與現在所出版的報紙有極大的關係，我們不能以眼見象，假使不懂得所照的那面鏡子，令人變相到什麼程度。或者，所開闢的報紙偏見的程度。

我所偏見是什麼呢？記得當西班牙內戰時，人人都渴望戰爭發展的消息，以及某方勝利對我們的影響，當時英國的報紙對西班牙內戰的新聞是非常混亂的，在同一戰役中，雙方皆稱勝利，雙方均宣稱得到民眾的擁護，實際上雙方都獲得外國的援助，但沒有一方肯承認這件事，報紙上雖然有過大規模海軍會戰的消息刊載，然而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因為每天隨着各種戰場不同的報紙，我發覺×報所發表的消息是比較正確。但是這報紙回來便強調佛蘭哥並非叛徒而是忠實為民衆服務，剷除暴徒的一個民族英雄，同時這×報認為佛蘭哥是正義的勝利，是我們所擁護的，我從來就不相信這×報所發表的消息是正確的；我不同情這家報紙，我發覺到另一家×報的言論比較公平些；可是牠發表的消息結果總是被證明不確實的。

在報館服務的我，對於正確的消息與非正確的，×報館的編輯記者多是優秀份子；但是對於戰事的報導——內戰的報導，那一方面佔優勢×報消息，×報必須附和主編的口吻製造出來的，當時這×報是極端擁護佛蘭哥的，×報館派到前線的人才較×報多些；可是牠編輯室裏的人員的頭腦却比較清醒些，因為牠不一定要承認凡政府所主張是不會錯的，只要閱讀這兩家報紙——其他各報可當做鋪沙石——我們便可得到較合理的判斷，對於戰事的實際情形，也可以知道得清楚些，祇單獨的讀固守的一種報紙是會被迷惑的。

評論週刊

或許有人要說報紙是用錢買的，我們怎麼能在一天之中閱讀一份以上的報紙呢？不但沒有這麼多錢購買所有的日報而且也不到這多餘的時間去詳細研究。從金錢方面着想，我認爲我們不需要購買所有的日報；我們可以到公共圖書館或大藥房去買，再買一個個人用不着在一天之內閱讀當日所出版的各種報紙，每一種報紙在一個星期中輪流到一次便也夠了，如沒有公共圖書館或免費閱報所建立的場合，我們可以另找辦法，我們可以購買一份報紙的評論週刊或每天購買不同的報紙，就是在輪到一報你曾經讀過的，你這時必定能夠對於消息是否可靠下一個較正確的判斷，現在你是已經知道那報紙的偏見，努力探求真理的結果是頗有意味的——正如在偵探案中尋索引線一樣的令人生趣。

爲什麼報紙非歪曲事實不可？爲什麼不能將事實明白的發表？我認爲記者們不照他所謂的，祇將事實——神聖的事實一句話很有道理，他說：「評論是自由的，但事實却是神聖的」。爲什麼記者們不照他所謂的，祇將事實——神聖的事實印出來，而省掉評論這一層工夫呢？第一個理由，我認爲這是辦不到的，你曾經調查過家庭糾紛的真相嗎？假使你有兩個兒子相爭，你調查過究竟是一個兒子的錯處嗎？又假如你有一位朋友遭過車禍，你有沒有下一番工夫細心去查問真正發生的情形？而你的那位朋友是否肯承認是他本人的過失呢？

往往在嚴重的意外發生的時候，那些是「實事」又那些是「見解」是極難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有什麼比較更簡單的事情？一方面勝利的時候便是對方的失利；一方面這邊多人或軍火則對方也許損失得更多或較微，可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爭論着波多利與尼羅尼戰場中「康」（法國北部）之戰役是有價值的勝利或是耗費的敗北？再舉現在在激動聯合國經濟的一個問題——意大利之「里雅斯特」區域的主權應該歸那一個國家？這個問題本來是應該不難解決的；正如這個手提包若不屬於你的夫人，可是數百位調查員訪問過那個地方，發表過洋洋萬言的論說來證明三種不同的見解，那一個是最適合的，試問報紙能將事實明白的公明呢？報紙至多祇能將雙方的辯論詳細的刊載出來，其實有那一家報紙肯這麼做，這也是必須閱讀不同種類的報紙的理由。

歪曲真相之要素

你也許要問：「我同情你對報紙是不可能把真實的情形明白的刊載出來，即有刊載出來的也極爲稀少；但爲什麼報紙必要將歪曲了的情形當做事實發表呢？爲什麼採取全然不相同的觀點？誠然有些報紙是故意歪曲——這就是我最初說起的每一種報紙必有牠的偏見，對一件事的見解如何是要以報館的立場而決定之，大凡一家報紙所採的主張是不易更改的，譬如一家擁護在納粹執政的政府所採的主張，儘量的將政府大事宣傳；設法使人民完全信賴政府，在反對黨所採的報紙中必定儘量刊載所有非難政府的言論。

定不刊載一些能吐露戰時將臨的新聞，一家報館若主張民衆暴動是不會有錯誤的，當然他也要否認一切足以證明暴動是野蠻行動或暴動是不能持久的消息，我們還得注意一點，通常我們所疏忽的：不可以爲一段消息的簡短便是沒有偏見之存在，或認爲採取偏見的消息是千萬萬種的，我隨時可以舉出無數適合歪曲事實的鐵證。

一家報館採取什麼態度是由報館中少數人決定的；通常不超過半打的人。往往是以前報館自身利益，後台老板的興味而決定。罕可聽性多數人的意見而堅持主編的見解是對的。一家報館可以很輕意的判斷民衆多是愚者，因此連續不斷的刊載一些凡庸的，趨近於荒謬的新聞；故意虛構事實。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一家報館——不是日報——是行這種政策的。

每天閱讀報章應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明瞭那家報館偏見的所在，把事實歪曲到什麼地步；應用你敏銳的眼光去探求那報紙對你的態度。如一家報紙偏重在平凡的瑣事上，無異的，這報紙把讀者當做平凡的人。又假如一間報館將一切事件都單純化；你認爲不易解決的難題，牠付之一笑或當做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那麼，這種報紙的主持人是把你當做頭腦極簡單者，猶如不懂世故的小孩。

其次要注意的是先設記者們所謂「堅實新聞」。——曾經發生的事實的報告文。譬如：麵包分配開始的新聞便是「堅實新聞」。當傳麵包將行分配制度或推測麵包將來必定要實行按戶口分配的可能。這些消息就不算是「堅實新聞」。假如白納先生發言謂美軍將永駐歐洲的言論這含有「堅實新聞」的。假如報紙謂史帝芬納民族將成爲某新市鎮的主導移民，這是「堅實新聞」。如果報紙謂史帝芬納民族將行將被移往某新市鎮的新聞之後發生感變或遊行示威表示反對，這新聞便不算是「堅實」。這也許是一種推測，或一種製造出來的空氣，有經驗的讀者是不會吞下去的，至多會把他放在餐的一角容後考慮或把他丟給狗吃。

「堅實新聞」時常是由外面傳入編輯部的。訪員未出發之前預先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報告才可，但是有不少非堅實的消息却是由編輯部傳出外面的。譬如討論人類因爲戰爭而身體強壯或衰弱了；或一篇訪問一位剛出牢獄後希望到一個偏僻的鄉村謀生的長期犯的文章；這些是爲一般經驗不豐富的新聞記者而寫的。

辦公桌的控制，我認爲是報紙的命脈。這命脈是「收集故事」。尤其用於一般被派往軍事地點的新聞採訪員。在影片中記者多被派出去收集故事。誰料在實際上生活上一般記者也還是收集故事。究竟要收集的是什麼故事呢？這故事不過是編者先生們腦海中關於一個記者到了軍事地點應得的一個觀念。假如那被派出的訪員到軍事地點之後找不到與那概念相同——而回到報館時呈報——的場合，有時便會被責問他失去太遲的原因；有時或因而被辭退。因此有許多聰明的訪員在未出發時必先設法探知被派去訪問的是那一個類型的故事故及應該怎樣法始能獲得編者的滿意。

「這新聞該採用什麼角度？」這是在未出發時要知道的。在辦公桌上決定了的角度往往控制軍事地點所觀察到的一切現象。我記得曾經拜託過一位日報的訪員替我作一件特別的工作。那時我們獲得一套來自美國的歌舞團的舞女相片。她們住在倫敦大旅館，因此我拜託這位朋友訪問她們的起居，工作時間，待遇以及家庭背景等。他那天下午便回來對我說：「沒有故事！」

「你所謂的是什麼「故事」？我想知道的不過是他們生活的片斷而已。當然你是不難探聽她們是從什麼地方而來及每月的薪金多少？」

「啊！就是這些嗎？」這位朋友說：「她們都和她們的祖母在一處」。其實他的頭腦中以為舞女必定是浪漫的，必定是以日常夜的過着顛倒生活；既然和祖母在一處便不能有這種浪漫生活了，因此他沒有故事。在這兒我要聲明：我的批評並非針對記者，而是給我們這樣的一般人總會坐在編輯室裏爲適合。

還有一層是記者非明瞭不可的，就是報館的組織，外勤記者和編輯人員間的界限。是極顯明的，外勤記者將收集了的新聞稿交給編輯後便由編輯任意刪改，簡化，刪掉，標題，標題，外勤記者把稿稿就投在十之九是他最後見面一次，此後須等候到次日才能在報紙上讀到，但已消失了原來的面目；有時甚至於沒有刊載出來，有時助理編輯若接到被令刪去最末的一節而當做完整的新聞發表。在編輯自認爲非十分確實或與本人見解相異的稿子皆不客氣的被刪掉。無論編輯者刪改到甚麼程度，記者是無從過問的，至多他只能於事後大發牢騷，這又有何益？尤其是前線記者是最常受苦的；由前方寄回來的稿子多是被刪改到適合報館的脾胃，往往把不願刊載的消息刪了，我並非攻擊報告消息的記者或刪改稿件的編輯者，因他們有時不明白他們所做的事，我所要批評的却是報館組織的根本問題，假如記者們得到機會去看他們稿子被刪改的情形，報館裏的工作必會增加了許多麻煩，必會引起許多辯論，因而阻礙工作的進行，如果報館肯讓記者們把原稿照實報告，那家報館必欲放棄歪曲事實的政策。

閱讀報紙的語言應該是：「以敏銳的眼光，把批評的態度去閱讀各種報紙」。要用你的智慧去評判你所讀的，你要注意自己是否祇閱讀固定的一種報紙，你必須時常更換你所看的報紙。假如你以爲你所訂閱的報紙是毫無私見的存在，這就表示你喜歡了那種報紙，這便是你應該更換報紙的時候；按正你的報紙的與會到了，在閱讀報章時你不應作爲君子，對於你自己喜歡的新聞不要怕惹起閱讀，我知道有許多讀者不願讀給別人知道他嗜好惡劣新聞，而誇言他在一個星期中能讀兩篇偵探小說。

最後，假如你讀到使你的神經過於刺激的新聞；太過於恐怖的新聞，使你感到昏亂的新聞，使人憤怒的新聞，你應該即放棄那部分報紙，我認爲一個人精神上少受些刺激或恐怖比閱讀全部「多羅利的末日」一文要好，請把你拿著的報紙停一下再讀，無論他們存有偏見與否，歪曲事實與否，報紙是我們用來觀察世界的窗。（一九四六，八月於美蓉）



八月十三日，海化方面拘獲大批非法入境僑民，圖為是輩僑民被當局押登英艦，載往塞甫魯斯島收容。
(美聯社記者攝)



如何是好！

石山作

八月九日，意大利人在高里西亞舉行示威，為擁護南斯拉夫者所阻，圖為南斯拉夫夫婦為意人所圍毆，警察正忙於解救。
(美聯社記者攝)



比較 較 比 作 展！ 林

新嘉坡僑通銀行

總行：星洲源順街五十三號

匯款

電話：二五八八
郵箱：一四四

銀信

以最迅速之方法！

為僑胞派送家用銀信匯款。

諸同業銀信，如係直接寄交國內代理人，本行可代申請匯票，入「中國來往賬」費用低，得公平匯率！

匯價依照本行掛牌，數額係照申請單購買國幣，本行付票交其取款！

并歡迎各同業委託轉匯詳細情形請蒞敝處接洽！

（上列辦法各地分行均可代辦）

分行：

- 新嘉坡小坡美芝律一五七號
- 吉隆坡諧街七號
- 檳城港仔口六十三號
- 香港德輔道中二六四號二樓
- 廈門橫竹路十六號
- 沙撈越古晉坡有海街七三號



南慶公司

單車商標

頂上五棍醋超等肥皂

新嘉坡源順街五十五號 電話四七七八號

RUBBER COAGULATING ACID
BEST QUALITY



CYCLE BRAND

INSIST
IN
THE SOAP OF
QUALITY



NAM KHENG & CO.,

55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TEL. NO. 4778

是一次死的嘗試

起 吼

那是在太平洋第一次掀起侵略狂潮的時候，日法西斯的軍隊暴風雨似的從北而南，那時赤道上的一切繁榮景象正如怒放的牡丹花；陸地上的車輛和海洋中的舟楫像鐵軌上的尖銳的利刃，從東方閃閃地刺向西方。郊外，海濱，河畔，一處處瀟灑着喜悅的氣息。都市中的一切更如萬花筒一般的奇麗，從來方現出曙光的時候起，工廠的煙突開始在冒煙，各處的土地在運送糧食，商品在流通，金錢在遊歷……誰不說這黃金般的國人是人間天上？

但是呵，那突然出現的風聲鶴唳的驚報，竟像道士口中的牛角，他帶來一陣陣陰霾，瀰漫到島上的每一角落，舒適生活中的人羣開始被焦慮的情緒所聯繫了，亂世風雲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所造成的恐怖也逐漸增加起來，一日又一日，恐怖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侵略者的炸彈炸開歷史的「一二八」的一頁，砲火開始燒着了馬來亞的都市與原野。蝗軍「秋風掃落葉」似的衝破守軍的防線向前推進，半島西海岸的「後方安全區」霎時間便成了最前線。在一天約好的下午，兩架灰色的「畢」出現在一千呎的低空，只聽到一片引擎轉動聲，炸彈聲，房屋倒塌聲，卜卡拍拍的槍聲，和一片驚慌的受傷者的呻吟聲，啼哭聲，夾雜着嗚嗚的警報聲，湊成了一部交響曲的「死亡曲」，這「死亡曲」就在「後方安全區」——蘇坡——留下了一頁永遠不能洗滅的慘痛歷史。平坦的街心被炸成了多月的窟窿，繁榮的建築變成了瓦礫場，破碎殘缺的人體聚成了肉的山。這留下生命的國人也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在熱鍋中總是慌張地亂竄亂撞，撞倒最後一條較「冷」的路被撞開了，熱鍋中的螞蟻便潮水似的向「冷」的路直湧，都市中的一切開始在撤退了……

撤退的行列像着了魔的長蛇，像驚弓的鶩雀，像失去牧人的羔羊；——一個個懷着跳動的心房，背着累重的包袱，拖着疲乏的雙腿顛顛地在移動。

一日又一日撤退的行列漸漸稀薄了，只有那半殘廢了的市街和少數走不動的人被遺留在冷落的海濱。轟炸後的第三日，遠方砲聲漸漸逼近這半殘廢的M坡，砲彈的呼嘯聲又帶着那走不動的一羣以恐怖和悲哀。在這走不動的人羣中，有一位年老的「太太」帶着兩個幼童在哭泣，她是我的一位同學的母親。可憐她自從兒子回國投軍後，丈夫和媳婦相繼死了，祇留下兩個幼童的孤兒，在這動亂的時局中，大家「自掃門前雪」有誰能幫她的忙呢？那時我正從B地折回M坡來，她的淚珠像火藥般灼傷了我的心田，我覺得這是我為同胞服務的機會了，何況她又是為國血戰沙場的戰士家屬？於是迅速地我把她的包袱放上車，向香山芭地區前進。

還沒走上半哩路，一架黝黑的軍車從後面駛來，轟然停在我的後面，那個穿赤褲衫的青年身邊，車中跳出一個凶狠的倭奴，他手中緊握着手槍，只聽見他大喝一聲，一股鮮血從那青年的胸膛迸了出來。接着兩顆子彈，飛過我的頭上，我惶恐地跳進路邊的大水溝，第三顆子彈已穿過我的左額，鮮血蓋住整個面龐，可是我並不覺得痛，我望見地溝邊水里，向上海游去「不幸」那時海潮回轉，我的血跡緊跟着我向上流。過了一會，我已經不能再支持在水底，於是只好向溝沿上浮，幾草蓋住我的頭，我從草縫里往上一望，啊！那倭奴凶狠的眼光給我的視線連成兩道平行線，當時我被浸在水中的渾身毛管根根豎立起來，寒地，又是「砰砰」三聲，槍彈連續射下，我前面的水起了沸騰，我慢慢地再往下沉。又過了一會兒，我的耳膜由物件的傳聲作用而變到一陣引擎開動聲是車輪碾過馬路聲的響亮。等到這響亮漸漸沉下去的時候，再度把頭伸上水來一望，鬼子已去遠了。我馬上爬出溝沿向灘草堆里，走了不久，來到一片馬來人的墓地。在那里，我實在再也走不動了，鮮血還不斷的流，我倒在了一座墓邊，口中喃喃地重複着小學時代國文課本讀過的一句話：「真（口旁），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牧師而不是醫生……」……好像死神將帶去了我的生命，我看不清周圍的一切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躺在一個茅棚里，我的母親正陪着一個醫生包紮我的額，砲彈，還是不斷在空中飛曳（風旁），那醫生忽忽就告別。我母親拿着幾張鈔票塞進他的手裏，并向他致謝，可是他很慈善地退回鈔票，同時，他說：「安心吧，太太，我們都是中國人呀！……」這時候，我的熱淚代替了血液往外奔流！……

飾耳的狀怪形奇人士洲非



(一其)



(二其)



(三其)



(四其)



(五其)

時間和空間不斷在轉動，在我的創傷漸漸平復的時候，飄揚在馬來亞上空的旗幟早已變了顏色了。

在這新的旗幟下我變成了工人，農夫，挑糞夫——敵人的「威迫」「利誘」連環進攻我，可是我並沒有把我屈服，因為我並沒有忘記了「我們都是中國人呀，」這句口頭禪。

牛馬般的生活過了三年又八個月後的一天，我跟着數百萬僑胞被反法西斯陣線「解放」出來。我摸黑頭上的創疤，回首北望祖國，我的心靈隱隱地作痛了。你看那無數遭遭劫的同胞，做了十年牛馬的同胞，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的同胞，他們的創傷還沒有平復的時候，中原又燃起了自復的戰火，「江山」依舊「半劫煙」長城內外到處「斷戰馬」「染血腥」……是誰在散佈這殘忍的戰火？是誰把那無數遭遭劫的同胞重新驅上死亡線？天啊！難道他們忘了自己「都是中國人嗎？」

卅五，七，十一。寫于蘇坡

散 文 在山芭住

李綺嵐

自從搬到山芭來，倒領略了不少自然的真美善，飽嘗了清新的氣味。

在山芭住，天亮的時候，不必去關心它，因為破曉的時候，屋前屋後，都有那壯麗的雞聲，椰梢上，亦傳來啾啾的鳥語，時常使我想起那「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的佳句來。

朝陽射透窗櫺的時候，披衣起床，踏著露水濕濕的嫩草，漫步在淡淡的朝霞下，聽小販高聲叫賣，看池邊鴨鴨引翅歡飛。

有時倚着椰幹，讓清風扇面，讓神思悠，想自己所欲想的事，絕沒有人來拘管的。好極了！當白雲冉冉由眼前輕輕升起，小燕編從地由頭上掠過，真有不少興趣；還有那成羣結隊的紅嘴鳥，掠過椰梢向着天飛去，前途無限。

夜幕垂下後，景色愈靜，但可惜蚊蟲太多，不然，看椰梢上掛着的月亮，地上的人影，聽着小孩們在銀光下捉迷藏的影兒，心裏真愉快不過，我愛山芭，我深深的愛著。

南遊片斷

鄭光漢繪



景小下鄉蓉美(一)

有時一入夜，窗外的芭蕉就澆透了冷風，冷得也很可憐，蓋着一張十二磅的大紅被，手和腳依然是冰涼的，我賭氣索性再穿了一件絨內衣，才覺得有點暖烘烘。媽媽告訴我說：「山芭的晚上是如此的，大概有點像唐山的九月天氣……。」唐山我沒有去過，怎樣冷，怎樣熱，我可是一些也不懂。

山芭雖然有些兒猥瑣，但無傷于大雅。自己弄一房間，壁上貼上紙，屏門邊灑上除蟲藥水，移床向窗，自然光線充足，佈置楚楚可人。早晨，讓新鮮的空氣透進帳裏，自己惺忪的睡意，在清爽的領域，是多麼舒適啊！所以，山芭的生活，在我是感到了無窮的興趣；煩瑣的市場，萬萬比不上它的舒適。此外，還有可口的新鮮果子和山芭雞蛋，因此，我要在山芭住下！

文藝 不是情書

維

天葬淪落，異地漂流的我，能夠得到一個賢慧而多情的國語知己的你給予柔情撫慰和溫醇的鼓勵，使我寂寞了的心靈，重新興奮，我將如何來感謝你啊！「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生命」這句話不該是過甚其詞吧？

我不是寫情書的聖手，也不是文藝的專家，沒有生花的妙筆可描出我倆的情感，「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然而啊！我前途茫茫，好像無根的浮萍，失了舵的孤舟，隨波逐流；天涯海角，何處是我的歸踪，我現在祇是漂零……漂零！

我正為着愛你，尊重你，讓一切止於友情吧！我不願使你跟我這窮教員到處漂流而過着悲苦的生活；我愛你，我不能使你為我受累。你活潑而可愛，秀外而惠中，何愁沒有如意的對象做終身的伴侶；我倆還是朋友

，永遠是朋友，永遠地友愛，你愛我就請你尊重我這些意見！

自從你離開了我，我無時無地不在懷念着你；然而並不像古人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那般的苦念。我在這裏很快樂，閒時，我閱讀我所讀過的書，或玩玩音樂以自娛。

「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我受了古文中這些真美的善的啓示和影響，使我愛好自然，愛好「江上清風」，愛好「山間明月」，星洲的海濱——紀念碑前的海濱，是我眼前留戀忘返的閒遊好去處。

前晚我照例地到海濱去狂遊，當我獨自個兒坐在紀念碑前堤岸上給那習習的微風徐徐地吹拂着我的週身的時候，我就感到身旁缺少了一個你而發現了這是美中不足。我惆悵了，我發愁了，啊！「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古人所謂最美：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前晚，辰，良矣；景，美矣；奈賞心樂事何？

回憶是甜蜜的，且讓我沈醉在回憶的甜密氣氛中吧！於是乎我不能自己了，我的魂兒在天上浮遊飄到你的身邊。

我記起我倆分談那首「抬頭看月亮（我唱）」，低頭看海水（你和）」的新詩（？）比起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還要來得真切，爽直，痛快，恨我倆和李杜不是同一時代的人，不然李杜定要我倆低首哩！

前晚，我到××酒店去，那老板馬上的滿了一杯酒請我喝。「你不要喝酒，喝酒是不好的」，你這句話好像在的耳鼓裏重響起來，我不能喝了；然而，「却之不恭」，古有明訓，我如何能辭却他的感情好意而不喝呢？啊！謝謝上帝，我正在左右為難的當兒，忽然記起你還說「喝一點是不緊要的，於是我便在「喝一點是不緊要的」的條件下喝一點了，這兩全其美的作法，你覺得對嗎？你不會罵我不聽話吧？

你諄諄勸戒我不要像以前受了一些刺激就狂飲亂喝，怕我摧殘自己的身體，這寶貴的意見，我當銘刻不忘；今後尤當更加自愛，庶不辜負你的美意，難道人家愛我，我却不能自愛嗎？

你現在已回到家庭的懷抱裏去了，和家人歡聚一堂，共享天倫之樂，你一定是在快樂的氣氛中過日子吧，你應好好地溫習你的功課，勿以我為念，我在這裏很快樂，願你也快樂！

你愛的友人維



水山保怡之味風國中有(二)

短篇小說

唐姐的一生

潘君美

安份守己

亞唐自八九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因為女兒太多，而且家境太窮，就把她賣給李家做童養媳。原來童養媳的買賣雙方都有利益，如李家把女兒從小賣出了，既可省下米糧，又可省一筆聘禮費。李家呢，趁早討一個童養媳，既可「聘金」又可得一個馴服得如婢女般的奴役，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亞唐初到李家時，生疏中帶着畏怯，在那所相當古舊的茅屋中，除老翁姑之外尚有一位比她稍長的小姑亞嬌。未婚夫亞勝比他長十二歲，他的工作是幫助老父擊耕小小的一塊園地，或挑菜上市。他們還有一輛牛車，兩只黃牛。亞唐如羔羊般貼服，順受婆婆訓練，白天淘米挑水，掃地洗碗，晚上給婆婆捶背按摩。因為婆婆整天教小姑縫衣，疲倦。

隨著時光的進展，亞唐的工作日漸繁忙，牛車時常于半夜更深要出發到柴山去，她得負責起身燒飯煮湯。左手執着油燈，右手提着水桶，到黑漆漆的門外非過去挑水。上灶要得那樣高而且闊，她得站上灶面，雙手小心謹慎地提起一鐵鍋正在沸騰着的白米粥。輕手蹣跚地深恐驚醒在舒適的蚊帳內打鼾的公婆，更不敢驚動酣睡于溫暖的被窩內的小姑，未婚夫是會從母親命應該多事休息。待他起身吃飯時，她又得到牛欄裏喂牛，等他趕車走了，才回身睡下，但不一刻天又亮了。亞唐就如此機械式的度過了幾年。

自小在壓制的環境中長大的亞唐，她沒有一般少女們所具有的天真和活潑，她也不比別人美貌，但口鼻端正，一雙烏圓的眼睛倒很靈活，她並不十分聰明，但却有點小伶俐。她安分守己，不會怨天尤人，她自知為人童養媳是命該如此，一切都應逆來順受。婆婆並不因她的勤勞而加以贊許，反而對她更加嚴厲，加以小姑時常在老母跟前搬弄是非，對她的蔑視與監督，使她多所受罪，公公在工餘之餘，即躲在角落裏燒旱煙筒，他沒有管教亞唐的權利，而且嫌手離威，也不敢對亞唐有表示憐惜之意。

在六月中的一日，天氣非常炎熱，烈日當空，人們都從田裏歸來暫事休息。亞唐因身體不舒服，而婆婆却照例叫她到外面割牛草熬牛膝，她支持不住便到牀上睡着了，婆婆並不問原因，從牀上拖起便給她一頓毒棒。她正在眼花撩亂的跪在地上，公公剛自田作回來，只說了一句：「看來，亞唐是生病了，叫亞嬌幫忙吧。」婆婆却因此大發雷霆，嚇得亞唐的病即刻退了幾分。她罵着說：「自己的女兒要做工，倒憐惜起別人來！」

公公已是風燭殘年，希望抱孫心切，于是在亞唐十五歲那年，擇個良時吉日，叫她跟亞勝上頭合婚。

上頭之後

在一個五更天的時候，李家的大門內，對住着天放着一張八仙檯，檯上除却三牲菓酒之外，還燃點一對龍鳳大紅燭，近檯邊地下擺一只大香案，案上放兩張木櫈。亞唐亞勝並肩排坐，請一位三代同堂而專做此工作的「好命婆」來替他們上頭。「好命婆一手執梳，一手按髮，口中



(三)寶蘭地馬來人住宅

吟起句：「一梳明年有喜，二梳日雙齊眉，三梳兒孫滿地。」這之後，把亞唐本來的一根辮子，盤成一只髮髻，算是「上頭之後」成為婦人的標記。隨後炮場連珠震響，驚動天地神明給亞唐夫婦證婚。

亞勝夫婦從來沒敢多說話，他是個簡單而又率直的粗漢。因過度的操勞，現得比年齡蒼老得多，他跟亞唐的結合，全是奉父母之命，他對亞唐無所好惡，在結合的第二年，便開始做爸爸，因為生下來的是個女孩子，祖母整整生了幾天的氣，但祖父却能一視同仁，說是切勿無拘男女，並叫名亞英。

亞英出世之後，小姑便出了閣，亞唐的精神比較少受壓迫，可是公公却日形體弱，終日病氣沉沉，她又得替公公荷鋤耕種，哺乳操勞。更是筋疲力乏，婆婆還是一樣刻薄，她埋怨老夫，責備兒子，罰罵亞英。

公公終於病死了，亞唐覺得很悲哀，因為對她稍能體貼之人永遠離開她了。丈夫賣掉牛車與黃牛，給公公料理喪事。家況日漸拮据，亞英又添了一個小妹妹，氣得祖母直跺腳，她怨嘆家山不幸，風水不佳，她想把小妹妹賣掉不要，但亞勝勸阻，後來就把不要二字給小妹妹取名。婆婆對亞唐更加不滿，千般百樣都歸於她一身，家境的貧困，她老身的多病，亞勝的瘦弱，都是不要帶了「衝犯」來出世。她仍舊動輒捶打亞唐，使亞英看着難受，她每次見母親受刑時便撲到懷裏驚慌的悲泣！

南華鋼琴木器公司

•具用式新私傢登摩製專•器樂種各琴風琴鋼理修•琴風琴鋼式新買購售出•

婆婆的病轉綿綿，咳嗽連聲，一睡醒神茶，換了兩年，也就嗚呼哀哉了。...

新居是位於一個僻靜的小市上，居住人是一位老寡婦及她的一位兒子，名亞英。...

亞英代看顧不要，唐姐卻看顧到工廠去。母女兩人，每日有一分半的工資。...

歲月如流，一年將盡的後一天「除夕」又到了。工廠一律休工，小小的市面，頓形熱鬧起來。...

內生產的！污穢了弄弄可玩不得。我替你找地方去。老婦向門外奔去。...

「你別在外面去。」母親柔和地說。不，媽，外面在下雨呢。...

在風雨飄搖中，英英着兩桶熱水，身上如針刺。她說：「媽，你和孩子洗乾淨。...

近廚房邊安設一張板床，唐姐母子三人就在板上，安眠。伯母不願睡這地，因為她還不免是恍惚的。...

求你代辦一件事，想來你不致不答應？」她說着，揚起蓋着破布的嬰兒給他看。...

不景之氣，不但瀰漫於大都市，而且影響到每一個角落。...

自唐姐去後，棋叔格外愛亞英姊妹，他每日晚飯後，就給她們說故事。...

亞英代看顧不要，唐姐卻看顧到工廠去。母女兩人，每日有一分半的工資。...

病人全身發熱，頭暈眼花，只是昏昏沈沈，發着連綿，亞英侍湯藥，亞英又憂念。...

隔了兩日，病勢忽然劇變，過高的熱度，磨折得她萬分痛苦。...

剛交到五更天，病人驚然坐起身，隨即又昏倒下去。...

陳老頭今年六十歲了，靠了機警和耐耐，才慢慢地從底下爬了起來。...

陳人傑

絮絮

亞英代看顧不要，唐姐卻看顧到工廠去。母女兩人，每日有一分半的工資。...

叫他人從哥，就直捷了當地叫他陳先生。

陳人傑當了兩年團長之後，他自己覺得地位特殊地位，起初是人家自動送人情，他自是「却之不恭」，未嘗感到「受之有愧」。漸漸食鹽知味，在人情上不免來個價值還價，當然，你不便說他是「勒索」，是「敲竹槓」吧。同時，漸漸在詞句上也學到一番運用的工夫。他十分懂得怎樣對付頭家，怎樣對付同儕。年復一年，P市的華人大部分對他懷着畏懼的心情，因為他居然作威作福起來了。

他十幾歲來到南洋，當然只是一個光棍，但後來由妻妾生子，而又蓋起小小的洋房來了，可不叫人眼紅？女兒阿鳳今年十八，兒子也已十五，他預備過兩年可以告老退休，切實享一享福。

誰料得到竟發生戰爭，而又換了個家呢？失業固然是一種擔心，但失了地位更是一種痛苦！在將來日子裏，他將變成怎樣一種情況呢？他真不敢去設想。還有人來要求他，奉承他嗎？還有人向他陪笑臉，而尊他陳先生嗎？怎麼？一生努力造成的地位，難道就一下子毀了嗎？爲了這些，他已經有幾天晚上不能好好睡覺了。

那一天早晨，他賴在床上胡思亂想的當兒，一個馬來警察突然來找他。

「陳先生，頭家日本，叫做什麼橫山大佐的，叫你到大鐘樓去。」

「什麼事？你知道嗎？」

「啊！不，不知道。」

他滿肚子狐疑，不知是凶是福，不去，却似乎萬萬不可。「還是去看一看，隨隨便便吧。」他想想橫山大佐滿臉鬍鬚，兩眼炯炯有神，看來是個「短小精悍」的傢伙。當那個馬來警察把他引到這座廟前時，他的心不免跳着。

「你聽陳人傑嗎？」橫山操着流利的馬來語，頗使他驚異。

「是的，大佐。」

「你知道這兒是警備會的人員，和學校裏的校長教員，都關到了監牢去的嗎？」

「不，不大清楚……」

「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不是替英國人服務了十幾年嗎？」

「是的，大佐。」

「現在，我要你來和日本人合作，建設起大東亞共榮圈，你願意嗎？」

「這個，大佐，我……」陳人傑這時突然有悟，心上的塊石頓擲下了地，數日來眼前的陰霾都驅散了，而且自有一線光明。橫山不等他說完，站了起來，拍着他的肩膀說：

「我聽得你是願意的，你很難得，應該做警備領袖，所以，我要你來當警備會的會長。」

「警備協會？」陳人傑聽到會長「兩字，真的受寵若驚。但他確實弄不清楚什麼協會。

「這是一個幫助警備管理事務的機關，你是最高領袖，懂得嗎？機關就在警備會的老地方好了。你快去組織，三天後再來見我。」出來之後，橫山還叫汽車把他送回家去。

P市的警備會開辦了兩星期，經過一番審問。和警備會開辦之後，終於釋放了出來，條件是和警備會合作，以前的警備會人員，一律要担任警備會的職務，小學校長也要照舊任職。

陳人傑成了P市的紅人：他是警備協會會長，又是輔風小學董事長。橫山出門的時候，他時常跟在後面。不久之後，橫山的汽車竟停在陳會長的門前了；再過了些日子，陳小姐阿鳳的倩影，也居然在橫山的汽車上出現了。就這樣，在一般人眼中，陳會長的地位是更趨鞏固和重要；而在陳人傑自己心中，也覺得是千難萬難的黃金時代，如果再不努力一下，豈不可惜？

有一回，橫山的汽車開到了輔風小學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人物當然是橫山大佐，第二個是陳會長，第三個呢，却是阿鳳小姐。李校長看到這批大人物，不免心中志忑起來，只得陪着笑臉周旋着。

「李先生，我叫陳小姐到你們學校來幫忙，陳小姐的歌舞舞得很好，她可以教日本歌和日本舞。」橫山下下了命令。

「很好，很好，大佐，不過，這裏教職員已經夠了……」李校長囁囁地回答。

「什麼？那你不肯把別的都辭掉一個嗎？」橫山不耐煩了起來。

「李先生，我們阿鳳小姐的學問很好，她是彼海的大學畢業的！」陳會長說話時還揚起了大旗。

「媽的！誰不認得你這個爛貨？輔風才讀到第五冊，便跑到城去請聘一場，在春園園舞女招待所裏，被南大畢業，見你媽的鬼！板城那時有過什麼鬼大學？」李校長覺得好笑，也起笑，只在肚裏暗罵着，表面上仍得裝着笑容，說的是：

「很好！很好！大學畢業！不過，要把那一個教職員辭掉呢？」

「你要辭誰就辭誰得了！不是很簡單？」你聽，橫山大佐是多麼英明果斷爽快乾脆！接着他又開口：「把教職員名冊拿來！」

「是的，大佐。」一轉臉過去，李校長的滿面笑容都化了陰霾。

橫山是頗爲懂得漢文的，他的書法還不錯呢，據他自己說，曾進過東京帝大的。他翻了翻教職員名冊，唸着：「李浩然，黃玉娟……好，就辭去黃玉娟吧！」

「大佐，不過黃玉娟是我的內人。」

「是你的妻子嗎？那還不是是一樣？哈哈！哈哈！……」大佐狂笑着走上了汽車。

「李先生，明天就叫我的阿鳳來吧！」陳會長，不，陳董事長臨行時如此吩咐。

「隨你的便吧！」李校長氣得話都說不出來。

第二天，李校長向董事會送了辭職信，但董事會：不准辭職！陳董事長還特別交代送進的校役：「你告訴李先生，要辭職的話，也可以，不過恐怕保不住老命！」

做也不是，不做又不是，李校長的地位真是所謂「啼笑皆非！」

阿鳳小姐可真料了起來，當了教員還是小事，而做了橫山大佐的姨友，誰是了不得！比如白糖之類，別人送禮不得，而阿鳳小姐——警備會的風頭，却可以五包十包送禮送運了進來，在票市中脫了手，一包便可以撈到幾千塊錢。

在P市裏，有誰不認得這個紅紅女孩子的麼？除非他是瞎子。方形的面龐，獅子鼻兒，闊大嘴巴，最平常不過的相貌，但有一個特點，便是走路的姿勢：兩手急迫地擺動着，屁股左一扭，右一歪，活像個轉動的陀螺。兩個肥大的乳峯在西裝裏震盪着，這是唯一使她成爲女性的標誌，否則，「兩隻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阿鳳從「咖啡屋」一躍而爲「女教員」，而爲「警備太太」，而且在票市中一擲，又居然成爲「女陶朱」，真可謂「平步登天」，不免「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阿鳳居然教起阿衣烏呢的東洋歌來了，她非常賣力，非常起勁；但可惡的是居然有同事在傍飛短流長，說什麼拍子不對，嗓子太尖，而大一些的男學生，竟敢笑着出來。你想，在這種場合，怎麼不叫人生氣？何況是紅得發紫的阿鳳？

「笑什麼？你們爲什麼發笑？」她越迫問，小學生也越笑，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傳染病似的，一下子幾乎全教的人也都笑了起來。但誰都不肯回答出理由來的。

「你們爲什麼故意笑我？豈有此理！這一定有人指使你們的！」她漲紅了臉，情形非常尷尬。

「嘻嘻嘻嘻……」回答仍是一片天真的笑聲。

「好的！我告訴大佐去！這一定有人指使和我搗鬼的！」於是她不得不早退了。

嗚呼！這位紅教員還把小芳（虫旁）變成小芳（虫旁）解，因此學生背地都叫她「小芳（虫旁）解先生」。慢慢地這稱呼也吹到耳邊，她不能不認爲是侮辱，而且不能不懷疑到有人在指使。

隔天，陳會長家董事長來找李校長了。

「李校長，學生爲什麼叫我女兒？」小芳（虫旁）解先生？又爲什麼在唱歌時拼命發笑？」

「這我那會知道？要問你令媛自己才明白。」這個答語，實在叫陳人傑不能滿意，而且反似火上添油，肚子裏的炸彈正待爆發。

「你不知道？你做校長的怎麼可以說不知道？那你又做什麼校長？我知道這一定有人指使的！」

「喂，陳先生且慢發脾氣，我老李又不曾說她什麼來，爲什麼要把學生的賬算到身上來？學生頑皮，每個教員都應負責管教；自己如果管不了，却似乎不應該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陳先生你說是不是？」

「不！校長爲一校之主，怎麼可以不負責？而且小孩子無知，斷不會作弄教員，這一定有人背後搗鬼！告訴你李校長，我老陳是不肯叫人來欺侮我女兒的！」

「那麼這麼說來，辯白也是無用；我也不願多費唇舌，還是讓我引咎辭職吧！」

「辭職？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陳會長終於悻悻地走開。

星期後的禮拜日。

李校長早上到亞羅士打去赴教育會議，下午陳人傑父女兩人，帶了幾個馬來警察到輔風小學來，說要搜查抗日的宣傳品，李夫人黃玉娟和她的兩個孩子，都被叫到樓下，關在一間課室裏。陳人傑父女倆先到樓上——教員宿舍去，然後警察們也上去了。黃玉娟意識到橫禍來了，眼前一陣黑，幾乎暈倒地上。她頭伏在桌上，聽着自己的心跳，好像忽然掉到了大海任憑浪濤衝擊着，推進着，生命完全失去主宰了！

一陣匆促的樓梯聲驚醒了她，陳人傑父女已領着警察衝到面前。

「喂！這是什麼東西呀？」一個馬來警察揚着一小片紅布說：「你們不都是共產黨嗎？」

「跟我們到警署去說話吧！」警察們耀武揚威地似乎準備着動手。

「黃先生，你也太大胆了！昨晚探到了消息，說是共產黨準備要暴動，學校裏也設了機關，他們來找我，要我回來調查，我說：『那會有的事？李先生是熟人，他不會做這種老陳的勾當的。』可是他們一定要我回來，我爲了責任關係，要推也推不開。」李先生到那兒去了？啊！他消息倒很靈通，恐怕是驚起來了吧。」陳人傑從眼鏡邊射出了閃爍的眼光，顯出獵狗捉到一隻野兔時得意神氣。

「唉呀！李先生幹嗎要做共產黨呢？」阿鳳今天也滿面春風，她雖想竭力保持鎮靜，可是她似乎還沒有這種瀟灑工夫，一種復仇的快意，卻從粗濃的眉梢洩漏了出來。

他們七嘴八舌，嚷成一片喧器，使人沒有喘息的餘地。最後黃玉娟才得開口：

「陳先生——陳會長：我們來到此地已經三四年了，誰不知道我們是清白份子？我想我們不會做什麼對不起別人的事，但不懂得幹嗎別人偏要來陷害我們！李浩然明明是到亞羅士打去赴教育會議，陳女士也是知道的，陳先生，你既是警備協會會長，又是本校董事長，要勞你爲我們辯白辯白。」黃玉娟這時倒鎮定了起來，她已存着「任其自然」的心理。

（未完）

每日十粒 如飲鷄汁

天雷補腎丸 補氣強腎 每罐元半 足服九天

天雷補血丸 補血調經 每罐九元 足服九天

中國古方秘製。最合南洋熱帶氣候。中國藥學出品。最合中國人之體質。

（總經理） 星洲大坡長泰街三十三號 天雷大藥行

憶變 (有序)

松山

十二八之變，倭寇在吉寧丹海岸登陸，翌日即以飛機來襲，橫城首當其衝。余初尚以為敵人無多力量，英軍必能保衛馬來，因是升無難附之意。十一日，敵機來炸益烈，市民死傷甚多，乃突然決定逃出，倉卒間率妻孥離家。時近黃昏，細雨霏霏，燈光全熄，道上死屍橫陳，觸目皆是，被炸屋宇，焚燬倒塌，輪流抵北海岸車站，隔岸望見火光燭天，淒涼景象，非筆墨所能形容。翌日車抵吉隆坡時，居民尚如在夢中，完全不知何城被炸之事也。寇佔領檳城後，不久即帶同龐大兩希大索余寓不獲。德當時之突然出走，似冥冥中有人指示者，不可謂非上帝之庇護，否則此身或早已膏虎吻矣。惟家中所存書籍及詩文稿悉已付之劫灰。追念之餘，因賦長句以紀之。

聞地驚聞擊鼓聲，八公草木半疑兵，河山到處成焦土，豺虎當塗盡血腥，早識池魚連火火，誰知紫竹覆蓬蓬，茫茫浩劫開天意，遍野哀鴻不忍聽。

壓石危橋不可居，忽忽一走莫躊躇，蕭條景象斷行跡，美麗成開變廢墟，觸目橫陳屍骸道，驚心到處血流渠，可憐隔岸看烽火，攜手妻孥淚滿裾。

忍聽細雨雜哀音，鴉雀無聲似陸沉，避地欲求人莫識，入山惟恐樹非深，天昏地暗悲遺子，雲散風流絕苦吟，猶記悠悠問消息，可能稍慰亂離心。

暴寇原從海盜來，生靈塗炭實堪哀，幾番大索勞屢犬，一木難支賊禍災，架上詩書成鬼火，囊中吟稿付秦灰，親朋散盡多星散，回首江山已暮春。

敬和胡適先生榴蓮原韻

老庚

葉中玉者是榴蓮，說到芬芳欲醉魂，乍見皮芒芒刺備，豈知腐氣色香全，分欄初見形堪畏，染指難嘗(口旁)味可鮮，當即紗籠仍舊食(聞)士著當却步難新衣購食之，何須充得腹便便。

敬和胡適先生榴蓮原韻(丙子春就學先師東抗處寄寓高錦興路) 信知靈傑出塵凡(余兄胡適人也)十年南海無長物(宋余適歸國事為十年不戰南海一物余兄居南洋廿餘載猶未陶朱)深悔家門有賣肉(陳機于吳已時閉門動學著辨亡論余兄于星洲論後復居瓜哇時動學不出)吳代齊名爭炳耀天涯宜化敬嗚呼(余兄就教南洋二十餘年)折衝東里登堂裏揮毫尤須一德成

胡適若兄賜和韻。

屏排浮海有仙帆杖節遙隨不(庚兄今春渡海新來

獻給母親

王林

任職星洲(幕府聽聽勞擢句，詞曹輪時盈函，(庚兄見詩書文)洲運鷓鴣懷楚竹，(庚兄黃鶴樓頭人也)城隍鐘響效呢喃，(星洲別號城隍廟有似燕語呢喃)幸得使君動內帑，隨追驛尾一心成。

特月

空庭行待月，樹下聽蟲聲，空蟬不啾蟬，人心尚不平，環球爭戰，故國陷刀兵，感憤時多淚，哀鴻處處鳴。

鮑嘉遜

鮑嘉遜，桃在樹，嫩綠新江，村外斜橋路，昨疑舟楫揚柳絮，忙裏偷閑，忙裏偷閑步，憶郊遊，驚夢醒，起聽更殘，斷續無從數，心事眉頭吟別賦，(口旁)盡相思，(口旁)盡相思。

獻給母親

王林

母親，我懂得你，做着甚麼的夢：『兒子從南洋回來，帶了一担担的黃金——買幾間良田，蓋一間新屋，於是無數的「白眼」，換做一片「道賀」。』

一生的勞瘁，結了繁榮的果。』

母親，誰敢說你這是不該的奢望？誰願意忍受磨難？誰不想活一個快活？

母親，這真是天大的罪過，只恨兒子無能，果你永遠做夢！

你可知道，南洋正苦著糧荒？固本米只剩五斤，三十天中，有幾天可以填飽飢腸？雜糧也跟著飛漲，兒子是一家五口，一天廿四小時，時時在憂慮感傷！

一個月賺得百八十塊錢，不知受了多少「白眼」！

「逆來順受」，「逆來順受」，你用心血向兒子身上滴辛辛苦苦，我給得兒子大學畢業了，誰料文憑還不得價，

戈林的軼聞

使德譯自

傳說中關於戈林的各種故事大都是不懷惡意的，通常把他好在廣闊的胸脯上掛滿各種勳章作為笑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天希特勒去拜訪上帝，上帝說：「阿道夫我不是很喜歡你的，但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帶那個戈林來。天上原差不多要被他搞完了。還有一個關於汽車的故事，一天黑夜，有一個人和這位大將軍相撞於途中，這個人被帶到警察局將要受審問和受罰，那個人不服氣：『這並不是我的過失，是那大將軍忘記把他的勳章掛上，把我的眼睛都耀花了。』一九三八年時局非常緊張時候在柏林街上有一個很流行的笑話，這是關於他的空軍的：『英國的飛機多得可以遮天，法國的飛機多可以遮日，但只有戈林大將把鐵錘一揮，天上的鳥兒就無路可逃了，只得跌到地上來了。』有許多人說德國人沒有『幽默性』這倒亦不盡然。

史丹林的生活

由美國合眾社譯俄國通訊員

據官方說法，史丹林元首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他的薪金每月祇有一千盧布，照現在的實際價值計算，約合美金五十元，那末美國那些政府經濟為生的家庭，其收入也與此這一位俄國一萬八千萬人民的首領為多了。

但這一位嚴厲的獨裁者，雖祇有每月五十元的收入，却能在莫斯科郊外，在俄國南部沿海海岸有住宅四處，而在莫斯科郊外，還有別墅數處，這些住宅內都有各種優美設備，從彈子房到電影室，各音樂室內都有留聲機和無線電收音機，上面有自動換片機和按鈕調音機——這是史丹林特殊的愛好，他喜歡把這些設備向賓客炫耀，而國外貿易委員會，和它的國外代表訂有長期定期，從事搜羅最新型的東西。

史丹林的莊上常年僱着數百名僕人和保衛，預備他隨時的駕臨，這一切開銷，從未寫在史丹林自己的帳上，而是包括在國家財政預算中的，如國政良路政，公共利益等支出一樣。

史丹林的太太

全英 演譯

一九〇三年，二十四歲的時候，史丹林娶了一個年青而不顯字的荷其亞女子凱瑟琳，司凡尼之妻，但他在他的生命上，不過是浮形消逝的一下而已，她是一個溫柔而誠懇的女子，特別是具有東方式的服順性，她對於他這地位層如地而無絲毫笑容的丈夫「蘇蘇」(這名字被稱而用的)雖有結婚之情却無畫眉之樂，因為他常常失跡不見的，有時一別數月，有時奔走他鄉，有時被投入獄，有時則逃避偵緝，杳如所終。

經過了四個年頭過着這種凄慘的婚後生活以後，他的妻子終於患了肺病，不治而死，遺下的只有兒子耶夏，(Yasha)這孩子在她的外祖母家裏住了十個年頭，然後被引至克倫林宮中，但他的父親一直到今日，實際上對於他還是一個陌生人一般。

在一九一九年史丹林娶了一個橫奴，他已近乎四十歲左右的人了，而他的新夫人亞麗(耶路華(Nadezhda alhusya))只有十七歲後來她替他生了兩個孩子。

一九三〇年末歲，當我遇見史丹林的時候，我問起關於他的新太太，和他的三個孩子：前妻所生的孩子耶夏和後妻所生的女兒司維拉那(Svetlana)與兒子范西里(Vanliey)其時，或路希洛夫(Vovochlov)也在傍座，他們工人聽我問起家事，認爲對於無關政治的事情，竟發生興趣，而表示非常歡迎。其實他們的意思也不錯。亞麗耶路華對於史丹林的事業，毫無什麼幫助，但亦沒有什麼阻礙，直到一九三二年她突然去世的時候，俄國人才知有這樣一個人。

(本文參考譯自 Stalin-Car orthell Russians)

幽默拉什篇

(一)不謂

甲：聽說令郎於星期日完婚，怎麼不請我喝酒。

乙：唔，對不起！我怎麼知道你要給我請呢！

(二)沒看見

甲走在馬路上，偶一不慎，把前面站着的一个人撞倒。

甲：對不住，沒有看見啊！乙：舉手就是一拳。

甲：嗚呼！你怎麼打我呀！

乙：對不起，我也沒有看見！

(三)賊

甲在某飯店吃完了飯，拔腳就走，被店夥一把攔住。

夥計：喂！朋友！錢還沒有付呢！

甲：我已對國家說過了，記上帳吧！

店夥：胡說，你當時對我說過的呢？

(四)夢裏

甲：人們何以能作夢？

乙：你不會聽見俗語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嗎？

甲：不見得，某日我想發財，當夜夢見又麻將，却輪得我慘而驚醒起來呢！

(五)不愛你

甲：X小姐，你愛我不愛我，我要自殺了！

X小姐：誰怕你自殺，我又可以愛別人啊！

甲：不……不……我不是騙你，你愛我吧！

X小姐：你不自殺，我也不愛你呀！

(六) 名字
甲：你看新字是三石相疊，其解義也是石來多，真
造得很適宜。
乙：既然只是三個石，又說石很多，造字的也真會騙
人了，幸而不識字，否則也要上當的呢！

(七) 好字
甲：一個好人，也就等於有女子的人。
乙：何以見得？
甲：好字乃女子兩字聯合而成，所以一個人愈好，那
麼，要女子的機會也就愈多了！

乙：不見得，像我雖然窮光，可是不抽，不賭，也
不盜，但是知道一個老婆都沒有呢！

(八) 敬字

甲：敬字是文正兩個字合成的，把孩子取名，文正，
論理將來必定可居官執政，可是，我的孩子取名文正，怎
麼却不會做官呢？
乙：學問深不深？
甲：只要做做官，還問他學問做什麼？

(九) 明暗

甲：這個明字，一邊是日，一邊是月，做得真不錯。
乙：可是對字也有日，而解說又是月，旁邊那個大
概是一呆黑蛋吧！

(十) 你愛我

甲：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
甲太太：我早就知道了！
甲：你怎麼知道呢？
甲太太：你不是怕我嗎？
甲：怕你並不是愛你呀！
甲太太：哼！不愛我，快說說愛我，不然，決不
饒你。
甲：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
甲太太：啊呀！氣死我也！

(十一) 雞鴨蛋

甲太太：真糊塗，叫你買雞蛋，怎麼連鴨蛋也買來呢
甲：並不是我糊塗，是賣蛋的人糊塗呢。
甲太太：是不是他叫你買兩種蛋？
甲：他雖未會叫我買，他卻是賣兩種蛋的。

(十二) 看見

甲：前幾天我在×街看見你的。
乙：怎麼我沒有看見你呢？
甲：我在咖啡店裏的，你却在馬路上。
乙：胡說，我不能看見你，你竟能看見我，天下那
有這樣的事情，我不相信！

(十三) 晴月

甲：請問日和月誰比較光明呢？
乙：我覺月亮比較光明。
甲：怎麼分別的呢？
乙：因為日把地面照得光明是在白天，月在黑暗中
，這樣，就可以顯出月比較日光暗了！

甲：這樣說，今後我把衣服放在月光之下，說不
定要比日晒得快了！

(十四) 吃下去
甲：我雖然這樣有錢，可是，身體很瘦小，有甚麼辦
法呢？
乙：辦法很簡單，既有的是錢，不妨把全部都吞下
去，豈不是可以又肥又重了嗎？

(十五) 換面法
甲：我雖然長得又高又肥，臉則醜些，有甚麼辦法嗎
乙：辦法更簡單，現在外科醫術很進步，不如跑到馬
路去請汽車一撞，弄得頭破血流，那麼，外科醫生就要替
你改頭換面了！

(十六) 再吃下去
甲：我實在胖得走不動了，你有方法使我瘦一些嗎？
乙：天天吃海菜，海到瘦為止就是了。
甲：可是我又不吃東西下去的呢？
乙：這還了得，海出來的東西，竟敢再吃下去！

南洋週刊

第一期
民國卅五年九月七日
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發行 每冊零售三角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自由公開之態度，無黨派門戶之見，歡迎下列各項作品：
甲、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翻譯，散文，小品……等。
乙、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
丙、各地方風俗人情及新舊傳說之報導與論議。
- 二、科學智識及工藝製作等之介紹。
- 三、攝影，漫畫，木刻……等。
- 四、來稿請用楷體或行書，字跡清楚，并加標點，勿用鉛筆，勿一紙寫兩面。
- 五、來稿請附姓名及地址。如係譯稿，請詳列原作者姓名及原文之刊名日期地點等。
- 六、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長篇附足郵資者可預先聲明)
- 七、來稿以未經發表者為限，刊出之後，概以現金致酬。
- 八、如有意見，歡迎函詢。當公開答覆。
- 九、來稿請按址書明寄文「南洋週刊」

新嘉坡民衆聯絡官倡辦之

一九四六年新嘉坡增產糧食展覽會

九月廿日至廿三日在快樂世界舉行

參加展覽詳細規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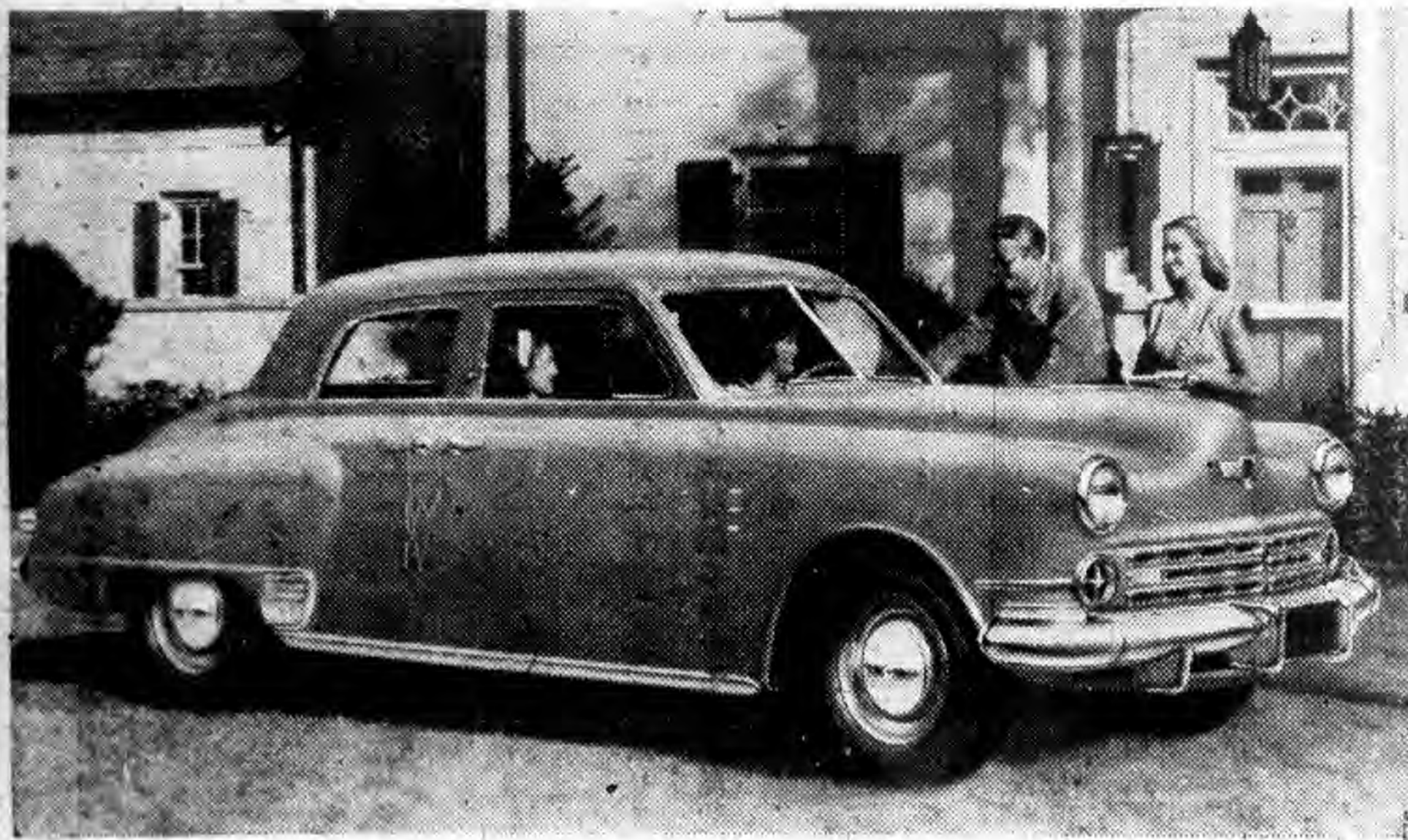
- (一) 增產展覽會訂期九月二十日(星期五)至廿三日(星期一)假快樂世界內體育場舉行。
 - (二) 訂定現金獎額，分別獎勵各組中之優良展覽品。
第一組第二及第六組：
第一獎二十元 第二獎十元 第三獎五元
第三組及第七組：
第一獎五十元 第二獎三十元 第三獎二十元。
 - (三) 凡參加展覽之物品，必為參加展覽者本人所種植，惟參加第四組者不在此例。
 - (四) 參加展覽者可以每組參加多項，但每組或不能多得獎額，凡得獎人可於展覽會之第三晚領取獎金。
 - (五) 凡盆植之花木等，展覽會備有車輛代為運送，惟因車輛有限，請參加人預先妥商為要。
 - (六) 為欲保持展覽品新鮮計，於展覽期間內，請參加青葉及鮮花之展覽人，逐日將其更換。
 - (七) 凡集體參加者，其辦法及性質等，須先提出以便考慮。
 - (八) 第一組，小園主及業餘者，收集各種蔬菜，佔地不得多逾十六方尺。
第二組，學校兒童，收集各種蔬菜等佔地不得多逾十方尺。
第三組，從事農業者，收集各種蔬菜，佔地不得多逾廿五方尺。
第四組，吧殺業推主，參加陳列菜類及蔬菜等，佔地不得多逾廿五方尺。
第五組，各種菜類混裝一籃。
第六組，各種刺花混裝一籃。
第七組，灌木類，掌狀類，及羊齒類等之成束花球，佔地不得多逾六十方尺。
 - (九) 展覽會內備有陳列之台架等，可供應用，陳列所需地方將照分配予參加人。
 - (十) 凡欲參加展覽物品，務須在九月廿日上午十點至下午一點內，送到體育場，俾便該日評判。
- 凡欲參加展覽者請于九月十日以前函呈民衆聯絡官公署

1947 STUDEBAKER

汽車

「斯得里碧嘉」

一九四七年



馬來亞總代理

新嘉坡

南亞汽車公司

總行：快樂世界
 總理：李 玉 榮
 經理：欽 麥 魯
 電話：六二六〇

Sole Agent for Malaya:-

South Asia Motors,

Head Office HAPPY WORLD
 TEL. 6260

Managing Director GEO. E. LEE
 Manager JACK CABBELL

SINGAPORE.